

从国家财富到地球的共同福祉：朝向内在于生态体系的经济体(Ekonomy)

黄钰书

文化演进，似乎有类似 Gresham 法则的规律：

过度简化的理念总会排挤掉深思熟虑的理念，

庸俗和宣扬仇恨的总会排挤掉美好的理念。

然而美好的理念坚持存在。¹

Gregory Bateson

摘要

地球上生命体的共同进化是复杂性增加的过程。新的信息不断被加进现有的复杂系统里。共同进化应该被理解为生命体与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复杂整体的过程。达尔文式“物竞天择”与资本主义讴歌的竞争已是陈腐的范型，它们与其他有害的社会-经济以及科学教条，内涵灾难的种子，导致今天的生态灾难，把人类推向当前社会-经济的死胡同。

要超越当前这种毁灭性及自杀式的文明模式，我们需要从基本上反思在资本主义扩张时期所塑造出来的种种社会经济及科学范型。长期以来，它们一直实际上服务于资本的利益。

生命过程不能被化约为简单的能量与物质的转换。这种观念是以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为模型。在生物体的能量与物质，与散布在环境中的质能，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生命不仅仅是由混沌中演化出秩序。选排的秩序，与无序一样缺乏生命。生命的现象是复杂性，是选排秩序(可预测)与无序(不可预测)之外的第三种存在模态。相对于熵(随机性)，生命创造逆熵(negentropy)或信息负熵(intropy)，即是蕴藏信息的丰富性。蕴藏在有机体及生态系统里、以信息负熵形态存在的潜能量，赋予生命无穷无尽的创造性。

可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及消费方式，却误以有效率地转化能量和物理为创造性(被视为创造财富)，结果导致资源耗尽，毫无节制地把能量及废物耗散进环境里。由于砍伐森林及碳排放而导致的全球暖化困境，正是这种方式导致的其中一个恶果。资本主义把社会圈(以及生态圈)变成一个充斥商品(消费品)的荒漠，干扰了环境的热平衡调节(thermal homeostasis)，增加环境中的熵，减弱生态体系的信息负熵(生物多样性衰竭)，把地球推向热死亡(thermal death)。

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当前被讴歌推崇的市场教条，实质上危害生物圈的健

¹ Gregory Bateson, *Mind and Nature: A Necessary Unity*. New Jersey: Hampton Press, INC, 2002, p.5.

全。这个历史进程的顶点是全球化。它试图以等价交换的普遍法则来组织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这项教条的最近其中一个表现是碳交易机制的设计。它的前题是在某地所造成的干扰，可以通过在另一处作出相应的补偿来补救。这种思考模式跟犹太-基督教(西方中心主义)的普世-超验主义(universal-transcendentalism)不无关系。它不理解生态系统作为一种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是本土化于某特定的生物区域里(bio-regionally localized)。某个复杂适应系统遭受干扰时的恢复力，取决于它是否能在它的界限上保持一定的“非通信”区域(“non-communication” zone)，尽管地球上所有生态体系最后都是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本土化的民生体系，也是如此。

为了抗衡这种错误的科学范式及经济教条，我们需要想象展望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之间共存的新方式。

经济体(Economy): 从金钱术回归至照顾我们的家园

我们别忘记：生态(ecology)与经济(economy)在字源上，都是源自古希腊字根 *oikos*，家园。经济一词由 *oikos* 和 *nemein* (照顾)。由此看来，生态学和经济学，都是关乎睿智地照看我们的家园，我们的栖息地。很不幸，经济的发展方向，恰恰朝向阿里士多德二千多年前早已警告我们的金钱术(*krematistike*)，并且达到出神入化、自毁家园的境地。为了睿智地栖息于地球之上，与其他生命体分享生物圈，我们需要寻回筑建经济体(economy)的古老智慧。我们要学习去除长期灌输给我们、根深柢固的经济价值观，把快乐幸福与物质追求适当地分开。我们应该寻回人类交换时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唾弃经济学(economic)所虚构的以物易物(barter trade)神话。我们要有勇气和创造力去想象和展望新的经济体(ekonomonic)生产及财富分享方式。现行那种以最终制成品进行自由竞争的方式，必须被扬弃。我们必须正视所谓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所隐含的巨大生态及社会代价。其中一项急切的任务，是要重新创造新的货币形式，限制现在赋予金钱的无限权力。简言之，我们要寻求与同伴分享资源的新艺术。

新的社群伦理：公有共享与存在的脆弱

听起来有点奇怪，可是，作为群居动物，我们需要寻找新的群居方式。建基于排他性的身分认同来凝聚群体的方式，需要被扬弃。同样，以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来代表普遍性身分认同的历史形式，也最终需要被超越。也许对于各种普遍性身分认同，我们都要持怀疑的态度。别忘记，身分认同总是内嵌于特殊的条件里(embeddedness of identity)。有别于建基于相似性来建构身分认同，另一条可行的途径是通过有意识地分享我们公有共享的事物来培养群体凝聚性。我们明白各自不可泯灭的差异性，却愿意通过分享和合作投身于不同层次的命运共同体。说到最后，地球上全部生物区域、所有生态体系，包括我们所有人的命运，都是密切连系交织成一个整体。生态系统，与人

类存在一样，紧密相连，却又脆弱，把我们连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人类所面临的最巨大历史任务，正是想象展望超越民族国家的新社会群体(sociality)形式。

简言之，我们需要发掘新的、却是悠久的社群伦理，与同伴，包括所有生命体，一起分享这个星球。

人类新的栖居模式：适当规模的城乡整合

最后，却可能是最迫切的问题，是逆转超级都市的发展趋势。超级都市的出现，可能是文明史上最具有灾难的进程。这些超级都市像癌肿瘤般吸噬所有资源；它们像污水渠般不断向环境排放污染物，像热板般灼烫大气层。超级都市的整个根本基建设计都错得具灾难性。人类要继续生存在地球上，必须想象及展望新的城乡整合。适当规模的城镇要有机地和乡村融合。当然，这同时需要发展新的农业耕作模式。

简言之，我们需要寻找在地球上栖息的新模式。